

留東外史第一集



著超叢刊

定價五角

入理之筆寫可歌可泣之文幾費艱辛成
斯傑作精裝小冊便於攜帶諸君如手置
一編誠酒後茶餘車中艙裏之無上消閒
品也

十五度中秋

定價五角

所作悉有功於世道人心非率爾操觚者
可比本刊搜採各種均其經意之作內容
如筆記小說諧文雜誌莊諧雜出情文兼
至其幼年自述一種描寫兒時神態天真
爛漫趣味濃深令人追憶竹馬青梅境界
不禁悠然神往啞然失笑誠消閒妙品忘
憂新書也

蘭娘哀史

定價二角

歡迎雙熟君之文字者多知爲滑稽妙手
華之麗則文筆之爽朗是又以騷選之腴
而不知言情尤哀艷動人也是書以入情
運以歐蘇之氣者

留東外史第八集目錄

- 第一百十九章 美教員驟結知音友 醜下女偏有至誠心
第一百二十章 浪蕩子巧訂新婚 古董人忽逢覺女
第一百二十一章 苦女兒蓄志報仇 硬漢子正言卻色
第一百二十二章 買大烟搭救秦珍 說反話挑撥熊義
第一百二十三章 小姐橫心打嬌客 老頭拚命護女兒
第一百二十四章 毀婚退約悍女過歸 對客揮毫新郎受窘
第一百二十五章 張修齡深交施小旦 陸鳳嬌三氣林巨章
第一百二十六章 揮大斧一斫五千 釋疑團重回四谷
第一百二十七章 搜當舖逐妻破竊案 晾手帕嬌娃初現身
第一百二十八章 責老友伏焱發正論 出東洋陳蒿初得名
第一百二十九章 何達武賭錢闖窮禍 周卜先吃飯遇姣娘
第一百三十章 賣風情陳蒿搶酒 辦交涉周撰呈才

- | | | |
|---------|---------|---------|
| 第一百三十一章 | 炫學問批評情死 | 辦交涉大佔上風 |
| 第一百三十二章 | 供撮弄呆人吃飯 | 看報紙情鬼留名 |

留東外史第八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第一百十九章 美教員驟結知音友 醜下女偏有至誠心

第七集書中正寫到熊義因為和秦次珠決裂了。獨自一人在山間散步。遇見一個吹尺八的女子。因為作者要歇一歇。因此停止了。此刻第八集書開場。免不得就此繼續下去。話說熊義走到那女子跟前點頭行禮。那女子不慌不忙的起身回答了一鞠躬。熊義開口說道。我獨自在這山裏閑步。正苦岑寂。忽聽了這清場的尺八聲。使我欣然忘歸。尋聲而來。幸遇女士。不知女士尊居在那裏。無非是隔壁鄰舍因何有這般清興。也是獨自一個。也是二字奉合得妙於是乎獨

者不在這裏吹尺八。那女子望着熊義笑了一笑。答道。中國女子喜笑日本女子善笑與人交際必樂然露齒中國學生每每就住在這山後。因飯散後步。發見這塊又平整。又光潔的白石。又遇見了一塊沒字碑就坐下來胡亂吹一位。見笑得很聽先生說話。好像是中國人也。住在這近處嗎。熊義點頭問姓名。那女子答道。我姓鳩山名安子。在女子美術學校教音樂。學校裏有兩個貴國的女學生。我聽他的說話的聲音調和先生差不多。因此知道先生是中國人。可謂聰明之至照義見鳩山安子說話聲音嘹亮。沒一些尋常女子見了面生男人羞羞怯怯之態。月光底下。雖辨不出容顏美惡。但聽聲音嬌媚。看體態輕盈。知道決不是個粗野女子。心裏高興。想不到無意中有這般遇合。不懷好意了笑着問道。

第一百十九章 美教員驟結知音友 醜下女偏有至誠心

二

尊府、還有何人、與人合住嗎、鳩山安子答道、我、一個人、只此一句已滿足問者之意分租了一間房子、房主人是我同鄉、六十來歲的一個老媽媽、我和他兩家合雇了個下女、熊義更加歡喜道、女士是東京府人麼、鳩山安子搖頭道、原籍是九州人、因在東京有職務、才住在東京、每年暑假、回原籍一次、年假日子不多、往返不易、便懶得回去、熊義、女士原籍、還有很多的親族麼、安子道、親族就祇父親、在九州學校裏擔任了教務、一個兄弟、在大阪實業工廠當工徒、以外沒有人了、熊義道、此去、轉過山嘴、便是舍下、這裏太冷、想邀女士屈尊到舍下、坐坐、想要他移教候辱女士不嫌唐突麼、安子笑着搖頭、熊義道、舍下、並沒多人、就祇一個朋友、和一個下女、安子仍是躊躇不肯答應、義義道、女士既不肯賞光、我就同去、女士家拜望、便移尊去候教罷不知有沒有不便之處、安子連道很好、沒有不便、大有意思說時讓熊義前走、熊義說不識路徑、安子遂上前引道、一路笑談着、不覺走到一所小小的房子跟前、安子說到了、伸手去杉欄門裏、抽去了鐵門、裏面聽得推門鈴響、發出一種極蒼老的聲音、問是誰呢、安子隨口應了一句、讓熊義脫了皮靴、逕引到樓上、放下尺八、雙手、捧了個又大又厚的、縮細、蒲團、送給熊義坐、從房角上、搬出個紫檀壳紅銅火爐來、用火箸在灰中、掏出幾點紅炭、生了一爐火、跑到樓口、叫下女、熊義忙說不要客氣、安子叫了、下女進房、在櫥裏、拿出把小九谷燒茶壺、兩個九谷燒茶杯、看他用具已是個愛精緻的人向下女說道、拿到自來水、跟前洗滌乾淨、再用乾手巾揩擦過、拿上來、這裏有蒸溜水、燒開一壺、拿來、我自己沖茶、不要你動手、我的開水、壺、樓底下、老媽媽沒拿着、用麼、又特別的愛乾淨下女道、先生的壺、我另放在一處、怎得拿給老媽媽用、安子點頭道、快拿去洗罷、仔細點、不要碰壞了、下女兩手去接茶盤、兩眼望着熊義、安子生氣罵道、你兩隻眼、怎麼、害了病嗎、下女被罵得紅了臉、接了茶

盤低着頭向外就走。安子喊道：「你這東西，真是害了神經病的。」蒸溜水如何不拿去？下女又轉身從書架上取下一個七八寸高的玻璃瓶，裏面貯着大半瓶水，清玉潔的，蒸溜水。可憐日本之所謂冰清玉潔者，只有蒸溜水已矣。下女一手提着一手托着茶盤，下樓去了。安子才挨着火爐坐下，對熊義笑道：「在東京這般人物蒼萃的地方，雇不着一個略如人意的下女說起來，倒像我性情乖僻。其實我極不願意苛派下人，祇是下等人中絕少腦筋明晰的。」熊義進門，即見房中陳設雖沒甚貴重物品，却極精緻，不染纖塵。四壁懸着大小長短不一無數的錦囊，大概盡是樂器。在電光下，見安子長裾曳地。日本男女服裝皆有定制，老少貴賤極易辨別。上等女子都着長裾，年老足穿白襪，如銀似雪。頭上綰着西式髮髻，在外面被風吹散了些，覆垂在兩頰上。沒些兒脂粉，臉上皮膚瑩潔如玉，長眉秀目，風致天然。便知道是一個極愛好的女子。看他年齡雖在三十左右，風韻尤在秦次珠之上。所謂徐娘風，當下聽他說下等人中少頭腦明晰的，也笑答道：「便是上等社會中人，頭腦明晰的尚少。何況他們下等人，自不易得個盡如人意的。」安子到此時才問熊義的姓名職務。熊義存心轉安子的念頭，自然誇張身世，說是中國的大員。來日本遊歷的，因貪着日本交通便利，起居安適，就住下來，不願回國做官。安子看熊義的容貌舉動，也不像商人，也不是學生裝模作樣，倒是像個做官的。誰知只有中國的官品最爲下賤無賴。心裏也未免有些欣羨，談到身世，原來安子二十歲上嫁了個在文部省當差姓菊池的，不到五年，菊池害癆瘵死了，遺下的產業也有四五千塊錢。安子生性奢侈，二三年工夫，花了個乾淨，還虧得曾在音樂學校畢了業。菊池又是個日本有名善吹尺八的，安子得了他的傳授，才能在美術學校教音樂，每月得五六十元薪水，供給生活。在菊池家沒有生育，婦人守節在日本是罕有聞見的事，因此安子對人

第一百十九章 美教員驟結知音友 醜下女偏有至誠心

四

仍是稱母家的姓不待說是存心再醮。當夜二人說得異常投合。到十二點鐘。熊義才作辭回家。次日用過早飯。熊義怕秦家又有人來叫他。急忙換了套時新衣服。跑到安子家來。昨夜望着熊義出神的下女出來應門。一見熊義。笑得兩眼沒縫。連忙說請上樓去坐。熊義祇道安子在家。喜孜孜脫了皮靴。下女在前引道。熊義跟着上樓。祇見房中空空。並不見安子在內。熊義正待問下女。你主人到那裏去了。下女見熊義已經進房。順手即將房門推關。從書案底下拖出昨夜熊義坐的那大蒲團來。笑吟吟送到熊義面前道。請先生坐坐。我主人就要回家的。熊義一面就坐。一面說道。你主人囑咐了我來了。教我坐着的嗎。下女且不答話。拈了枝雪茄烟遞給熊義。擦着洋火湊近身來。熊義剛伸着着子去吸。那洋火已熄了。以為下女必會再擦上一根。等了一會。下女還伸着手。拈着那半斷沒燒盡的洋火。動也不動。熊義心裏詫異。抬頭看下女。兩眼和釘住了一般。望着自己的臉。可謂

希奇而又古怪者也熊義老在花叢的人都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起來掉過臉見火爐裏有燒燃了的炭。也不理他。自低頭就炭火上吸。暗自好笑。這種嘴臉也向人做出這個樣子來。真是俗語說的人不知自醜。馬不知臉長了。下女見熊義掉過臉去。也挨過這邊來。借着撥火雙膝就火爐旁邊跪下。膝蓋挨緊熊義的大腿。率性如此寫去熊義連忙避開問道。你怎知道。你主人就要回的。教我坐在這裏等呢。下女涎着臉笑道。我主人照例是這們時候回來。因此教先生等熊義道。這們時候是甚麼時候。此刻還不到十點鐘。你主人到那裡去了。下女望着熊義的臉半响道。先生昨夜和我主人談了那們久。還不知道他到那裡去嗎。熊義點頭道。呵。上課去了。那如何就得回來。我走了。他回來的時節。你說我夜裡再來。用手按着火爐。待要立起身。下女拖住衣袖道。請再坐坐。我主人今日祇有八至十

兩點鐘的課。先生若走了。他回家又得罵我。說得驢熊義問道：你主人因這一般的事體罵過你麼？這裡常有男
 朋友來往麼？借此偵探一番是下女搖頭道：沒有罵過我。我主人沒男朋友往來。不過我主人脾氣不好。無一日不罵
 我幾遍。但是他有一宗好處。罵我是罵我。歡喜我的時候。仍是很歡喜我。隨便吃點甚麼。給我吃。他最愛好。半舊
 的衣服。就嫌穿在身上不好看。整套的送給我穿。先生看我身上穿的這件棉衣。和這件羽織。即外褂不都是很貴
 重的網子嗎？我煮飯掃地。穿了兩個多月。還有這們新。我有個親眷。在質店裡當夥計。前日我教他估價。他說好
 質六塊錢。若是賣掉。到萬世橋。日本舊衣莊最多之處也可賣十塊錢。熊義見下女。獸頭獸腦的樣子。說出這些話來。忍不住
 好笑。然心裡倒原諒他。那種痴笨樣子。倒不必一定是存了邪念。蓋忠厚老實到了極處亦有此現象也立時把討厭他的心思減了
 許多。逗着他談談。倒也開胃。笑問道：你伺候你主人幾年了。還沒有婆家嗎？下女道：我姓吉田。名花子。今年二十
 一歲了。熊義笑道：我是問你從何時來。伺候你這主人的。不是問你的姓名。年歲。花子道：我知道先生不是問姓
 名。年歲。但是先生不問我有沒有婆家嗎？我婆家原是有的。丈夫也是中國人。在這裡留學。我十七歲嫁了他。同
 住三年。去年他畢了業。回北京去。考甚麼文官。試驗。教我等他來迎接。回國約了四個月往返的。誰知他一到北
 京。就寫了封信。寄了二十塊錢來。說他家裏已經替他另訂了親。就在這幾日結婚。不能再來迎接我了。把我紹
 介給他一個朋友。教我拿着信去見他。那朋友姓陽。我找着了一看。是個五十多歲的鬍子。住在一間三疊席子
 房裏。身上穿得破爛不堪。我坐都沒坐。就跑出來了。我如何肯嫁他那種窮鬼老鬼。請人替我寫信去北京。質問
 我丈夫。沒有回信。直到於今。也不知他結婚。是真是假。要甚麼時候才來迎接我。我因為沒有生活。三個月前。方

到這我來。伺候我這主人熊義道。你那丈夫姓甚麼。是那省的人。花子道。我丈夫姓汪。叫汪祖綸。是江西人。熊義道。你是怎麼嫁他的。沒和他訂立婚約嗎。花子搖搖頭。不做聲。可憐熊義笑道。汪祖綸我認識他。你前年不是在他家做下女的嗎。冒許他花子吃驚似的。望着熊義道。你怎的知道。去過他家嗎。我是有些像見過你的。我初到他家。本是當下女。祇兩個月。就改了你。既認識他。請你替我寫封信去。催他快來接我好麼。他動身的時分。約了千真萬真。不過四個月。準來接我。於今差不多十四個月了。除接了他第一次的信外。一些兒消息也沒有。我想他當日對我那們好。何至一轉臉。便將我忘記了他。平日最喜說玩笑話。害我着急。我猜度那封信。說結婚。必是假。的是有意。那們寫了來試探我。對他的愛情。怎樣的樣。請你替我寫信。教他祇管來調查。看我。自他走後。曾做過一件沒名譽的事。沒有他對我好。我知道我對他好。他也要知道才好。可憐熊義見花子這種痴情的樣子。心裡着實替他可憐。熊義原不認識甚麼汪祖綸。因料着花子必是在他家當下女。胡亂拼上的。中國人哄騙女子的本領。比世界各國人都大。這句話被作者揭穿了花子的腦筋簡單。聽信了汪祖綸圖一時開心的甜言蜜語。接了那種信。還痴心妄想。認作是有意試探。這種痴情女子。也算痴得有個樣子了。可憐熊義打算點破他。教他不要指望了一看他。正扯着衣袖。拭淚。恐怕說破了他。更加氣苦。祇略略勸說了幾句。忽聽得樓底下門鈴響動。花子忙收了戚容。跑下樓去。熊義也起身到樓梯口。見安子提着一個書包。走到樓梯跟前。抬頭望着熊義。笑了一笑。走上樓來。今日是第二次會面。不似昨日那般客氣了。熊義伸手。接了書包。握了安子的手。進房。安子笑道。你來了很久嗎。我昨夜忘了。不會說給你聽。我午前有課。害你久等。花子泡茶給你喝。沒有。熊義笑道。便再等一會。也沒要緊。花

子倒是個可憐的人。方才在這裡對我說他的身世，說得哭起來了。你知道他的事麼？安子道：怎麼不知道？他因嫁過中國人，至今見了中國人，就和見了親人一樣。問長問短，糾纏不清。總是求人替他寫信。他聽我說美術學校有兩個中國學生，他便要去會面探聽他丈夫的消息。我說這是兩個女學生，怎麼會知道你丈夫的消息？不要惹人笑話罷。他才不敢再說了。今日也請你寫信，沒有熊義道請是請了，但我沒替他寫。他那丈夫既有信來拒絕了他，他如何不另從別人安子道：他肯另從別人倒好了。不會這般痴了。評斷確切他是個迷信中國人的。他對我說：若他丈夫真個和別人結了婚，不來迎接他了，須得與他丈夫一般年齡的中國人才嫁。日本人是願從的。你說他的希望不是很奇怪嗎？熊義笑道：中國人與日本人比較起來，中國人祇怕是要好些。安子道：你是中國人，自然說中國人好，我不會和中國人交際。請自今始不知道怎樣，但時常見各種新聞紙上登載中國人的事蹟，比日本人好的地方，却沒見過。祇有幾年前聽人說過一樁事，是中國人幹出來的。我當時澈心肝的佩服。可見得也是有心人不知你那時在不在這裡？有個湖南人叫胡覺琛，在士官學校學陸軍。世界各國的海陸軍，都有些秘密，不能教外國人學的。我們日本自然也是有的。教授的時候，每逢要秘密的地方，就教中國學生，退出聽講。席等教授過了才喊進來，繼續聽講。中國學生有些氣忿不過，瞧着沒人的時候，悄悄跑到教員房裡，將那些有秘密不肯教授的教科書偷了出來。天良好的偷出來，盡日盡夜的鈔寫，照樣騰出，仍將原書偷偷的送回原處，免得那失書的教員受累。沒天良的偷了去，便藏匿起來，或暗地運回本國去。那失書的教員，遇了這種人，就受累不輕了。我日本的法律，這類事是依洩露軍事上的秘密治罪。那胡覺琛在士官學校平日的成績極好，教員中村

大佐很契重他。下了課，即邀他到教員室談話。這日，中村大佐忽然不見了。一部最緊要的書，暗自調查了幾日，沒有影蹤。不敢隱瞞，祇得報告校長。校長傳諭衆中國學生，是何人竊了去，趕快送回原處。不追加究。若仍敢藏匿，將來查出來了，加等治罪。衆學生沒一個露出可疑的形跡。又過了兩天，那有原書送來呢？校長也着急起來了。因那部書的關係太大，弄不回來，一個大佐的性命，便活活的葬送在裡面了。並且連校長自己也得受很重的處分。不得不呈報參陸部。參陸部得報，登時將校長和中村大佐收入監牢。全學校的教職員都恐慌的，不得甚麼地方都檢查遍了。對於那些中國學生，利誘威嚇，使盡方法也沒一點端倪。中村大佐已自分必死。還是參陸部有些人情故意，把判決稽遲了半個多月。委實不能再延。看看要判決了。中村大佐已和家人戚友訣別了。那胡覺琛忽然到參陸部出首說：那部書是他偷了。於今已贖錄完畢，運回北京呈繳了。參謀部因見中村大佐爲這事受拖累於心，不忍特來自首，請替中村大佐出來。願受處分。是個好子漢參陸部非常驚訝，向原書現在那裡。胡覺琛說在士官學校後面砂堆裡，並不絲毫損壞。參陸部派人去砂堆裡搜尋，果然全部都在。即將胡覺琛收監，替了校長和中村出來。二人喜出望外，倒異常感激胡覺琛。每日去監牢裡陪伴他談話。中村的夫人和校長的夫人每日做了飯菜點心，送到監牢裡給他吃。參陸部的人員及各處陸軍將校，聞胡覺琛的名，多來探望。新聞紙上極力恭維他，是個俠義之士。軍法判決，因自首減等，判了個一等有期徒刑，減去了死罪。參陸部還覺抱歉，得很。第二年春天，你中國的貝勒載濤到這裡來，游歷，替胡覺琛說情，立時釋放，放出獄。這個人不但佩服我日本人，凡是知道這事的，沒一個不崇敬他。是足令人崇敬以外就不會見有比我日本人好的。趁便述起一段事情就此一筆收回何等力量

熊義笑道：聽你的口氣，是不歡喜中國人。哪，我不幸是個中國人，不要自請告退嗎？安子笑道：祇要你不和花子的丈夫一樣，我決不說你不好。大有意思之至說話時，花子正提了壺開水進房。熊義看他的眼睛，尙是紅的，望着他笑答道：我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學他丈夫的樣。安子道：你這話就奇了，這有甚麼敢不敢的說，不忍不屑倒是一句。話。花子聽是說他的丈夫，又求安子轉請熊義寫信，說熊義認識他丈夫，正好替他說幾句公道話，好使他丈夫相信。他一個人在日本一十四個月，沒幹過一件沒名譽的事。安子問熊義道：你是認識他丈夫嗎？就替他寫封信去。若能使他二人團圓，也是件好事。熊義笑道：我何嘗認識他丈夫？是想逗他說出和他丈夫結合的情形來，好聽了開心。隨口說是認識的，他想丈夫想成了神經病，才相信不疑。但我就是真個認識，寫信去也無效。他丈夫縱然歡喜說玩笑話，如何會將他紹介給姓陽的朋友？一年多不再寫第二次信來。明明白白是另討了人，棄絕了他。他痴心祇作好的想，本來也沒有知識，不能怪他。你難道也糊塗了，跟着他這樣說？安子還沒答話，花子已號啕大哭起來。熊義和安子都吃了一驚。安子連忙止住他道：你不要聽熊先生的話。他從來是信口亂說的。你昨夜才說他怎認他從來是信口亂說，明明是哄有神經病的人的話。他和你丈夫並不認識，怎麼會知道是真討了人，不是一句笑話嗎？你與你丈夫同住，了三年，難道還不及他知道的確？你快止了哭，我說給你聽。花子真住了啼哭，淚眼婆娑的望着安子。安子見了又好笑，又可憐。本沒甚麼話可說，見望了自己，張開耳聽的樣子，祇得忍住笑說道：你嫁中國人，兩三年了，中國人有種特性，你知道麼？花子搖頭道：不知道。安子指着熊義笑道：就是和他剛才一樣，都喜哄着人，圖自己開心。你沒聽他說的嗎？你丈夫哄你說討了人，虧你聰明，悟出是假的。熊先生當面哄你，如何這信以為真，過了這種

第一百二十章 浪蕩子巧訂新婚 古董人忽逢魔女

十

人除了哄他以外還有何法。你問熊先生看他的話。畢竟是真是假。花子問熊義道。先生也是哄我嗎。熊義道。自然是哄你。你主人說得好。我並不認識他。如何會知道真討了人。你不用着急。我有很多的江西朋友。一打聽便知你丈夫的下落了。我代你託人去。找了他來。一些兒不費事。花子轉了點笑容說道。先生這話。祇怕又是哄我的。安子道。他這詭倒不哄你。他是有很多的江西朋友。你不要久在此。就攔了看架上的鐘。正打十二點。還不快去做飯。給熊先生吃。等他吃了飯。好去託人。花子登時喜形於色。向熊義道謝了一聲。下樓做飯去了。可憐本章已完。下章再寫。

評

日本女人見人輒先之以笑。此真可與言親善主義者。故今日日本人對中國之國民親善政策。最好是以女子為先鋒隊。

熊義說。中國人哄騙女子的本領。比世界各國人都大。可謂有自知之明。但是中國人的本領。也就僅僅的在此。被這兩句話戳穿了。

花子之痴。花子之醜。有以成之也。設尊筭可以承教者。即不慮無人入其心。而將汪祖綸者。楔而出之矣。

胡覺琛一事。借安子口中叙出。甚妙。此種犯罪和自首的行爲。確有義勇之氣。日本人自然不能不佩服。

第一百二十章 浪蕩子巧訂新婚 古董人忽逢魔女

卻說花子下樓去後。熊義和安子二人。又把他當作笑話。談論了一套。同用過午飯。熊義邀安子去。日比谷公園散步。安子換了西裝。披着銀鼠外套。他身體生得苗條。亭亭植玉。正如立雪寒梅。獨有風格。熊義和他攜着手。緩

步從容到大總車場。乘電車由神保町換了車。行至九段阪下。換車的紛紛下車。熊義把頭伸出窗外一看。瞥見蕭熙壽也携着一個中國裝女子的手。旋說話。旋向飯田町這條路上走。可謂無獨必有偶熊義見距離不遠。連喊了幾聲。蕭熙壽耳靈停了步。兩邊張望。熊義又喊一聲。蕭熙壽看見了。撇了那女子。跑向電車。跟前來。熊義剛問了句。那女子是誰。原來注蕭熙壽不及回答。電車已開行了。蕭熙壽追着一聲。我明日來看你。以下就聽不清了。熊義回身坐下。心想。蕭熙壽平日喜練把勢。不大肯近女色。怕傷了身體。從沒聽他說。有甚麼女相知。今日怎的忽然携着女子的手。在街上行走起來。果然有些奇特彷彿看那女子。還像很年輕。有幾分姿色。要說他會改變行爲。和女人勾搭。倒是一個疑問。疑問還大着呢且看他明日來。怎生說法。熊義正心裏猜想。安子用手在他肩膀上挨了一下。向對面座位努努嘴。熊義看是一個打相撲的。穿着一身青縮緬和服。繫着嗶嘰褶裙。金剛一般。踞坐在那裏。大蝦蟆坐在牛屎上立在他前面的人。須抬起頭。方能看見他頂上的頭髮。一個大屁股。佔了三個人的坐位。這屁股到我獨尊之概無二。安子就熊義的耳根說。你看他的木屐。熊義一看。嚇得吐舌。比普通木屐大了五六倍。那兩條脚背上的帶子。有酒杯粗細。安子低聲說道。這人是現在最有名的橫綱。常陸山都被他打敗了。常陸山打相撲。十幾年沒遇過對手。祇大蛇瀉和他打過一回。平手。到後來。仍是常陸山勝利。這人叫大錦。一連加常陸山七次。今年秋間。才陞橫綱。熊義聽了。全不懂得。可見得毫無研究祇覺這大錦高大得可怕。其實是矮子。裏邊將軍呢一會車到了日比谷公區前。熊義扶着安子下車。看大錦也大搖大擺的。跟着下車。熊義有意等他挨身走過。比身量恰好高了半截。笑向安子道。我曾見報上說。你日本的藝妓。歡喜捧這些打相撲的。這話大概是真麼。想是從木屐上着想。到履大人之足跡了安子笑道。怎麼不真。他

們打相撲的。少有家室。一半仰給那些王侯貴人。一半就仰給藝妓。快活也你沒去兩國橋看過他們春秋兩季的

比賽嗎？王侯貴人和那些藝妓都分了黨派。爭着拿出錢來使用。那方面的相撲家勝利了。那方面就大開筵燕

慶祝。知道內容的見了真好。要子報上登載的。不過是些浮面上的話。如何肯將內容宣布出來。熊義道。王侯貴

人是錢多了。沒事可幹。養鬥雞。走狗。一般看他們打起來。開心可憐。那些藝妓營生。肉生涯。得着幾個錢。怎麼也

跟着王侯貴人比併。幹這無益的勾當。真是隔膜之談安子道。怎得謂之無益的勾當。這裏面的好處。你外國人那裏知

道。熊義笑道。不是因他體魄生得魁梧嗎？安子搖頭道。不是。這裏面很有道理。你說因他們體魄生得魁梧

却也是個理由。但你是一種滑稽心理。罵那些捧相撲家的藝妓。你不知道相撲家稍有成名。希望的決不肯踏

踏身體和女人糾纏。並且他們身體的發育過於肥大。於女色絕不相宜。曾有醫生證明相撲家的身體。十九不

能人道。藝妓和他們交好。倒顯得沒有淫行。倒是反面文章哩我日本女子的心理。除了下等無知識的不說。凡是中上等

的女子。最敬重兩種人。一種是有絕高技藝的人。如狩野守信的畫龍。本因坊秀哉的圍棋。雲右衛門的浪花節

一種是有特殊性質。或任俠。或尚武。雖下賤。無賴。如積賊。電小僧。大盜雲龍。雲龍已處死刑。電小僧永遠監禁因有特殊的性質也

能博得一般有好奇心的女子歡迎。藝妓之對於相撲家。半是這種心理。思想高尚的是這般。思想卑劣的也跟

着捧。却另有理由。他們見是王公貴人所供養的。趨奉得相撲家快意了。好在貴人前方便。幾句能間接得些利

益。還有一種沒甚麼心理的。專一趨尚時髦。學紅藝妓的樣。圖出風頭。歸根一無所得。以上三類心理。都是和王

公貴人一樣。助相撲家成名的。我先夫對池狂日。因會吹尺八。也很得幾個有名的藝妓歡迎。我因此知道藝妓

捧相撲家的內容。你們外國人依賴新聞上得消息。如何能得着詳細。偏有這許多道理熊義笑道。這大錦也是藝妓供奉的嗎。安子點頭道。他供奉的人多呢。從前供奉常陸山的人。此刻都換過來供奉他了。常陸山嘔氣不過。不到兩個月。就宣告退出相撲團。永遠休憩了。常陸山休職的那日。我那學校裏的校長。教學生繫了個大花籃。邀我同去祝賀。真是千載一時的勝會。來賓有一萬多人。日本全國有名的力士。有名的紳耆。有名的藝妓。及教育界及團體的代表。都到了。常陸山換了服裝。剃了髮髻。相撲家皆蓄髮。縮道人替向來賓演說。謝新聞上恭維他休職。比美國大統領就職。還要榮幸幾倍。是一句實在話。此日本柔術之所以能使人拚命死學也。熊義是個表面上極像精明。其實沒多思想的人。聽了安子的話。也不知道日本。人重視相撲家的原故。懶得聽安子多說。妨礙了談情話的工夫。引安子到樹林茂密的地方。揀了把乾淨的公共椅子坐下。拉安子挨身坐着。各紓情緒。兩心投合。彼此口頭上就訂了個百年偕老的婚約。他們這種結合。祇要兩心情願。肉體上便免不了要生關係。當日從日比谷公園回來。熊義即在安子家住了。二人都圖簡便。免了行結婚式。種種煩難手續。次日用過早點。熊義因蕭熙壽說了今日來看怕他來的。早撲了個空。和安子約了夜間再來。回到家中。不多一會。蕭熙壽果然來了。見着熊義。便開口笑道。我時常笑你走桃花運。果然有些像一箇不了一箇的。無論甚麼女人。見了。就愛。我於今也走桃花運了。祇怕比你還要厲害。熊義笑問道。這話怎麼講。蕭熙壽用脚把蒲團爬近火爐坐下道。你走桃花運。也要你先起意愛那女人。那女人才愛你。不會有你並沒絲毫意思對他。他初次見面。就一些也不客氣。明說出來。愛上了你的。我此刻就有人是這們愛上了我。不是比你走桃花運。還要厲害嗎。真是奇聞。熊義道。愛你的。就是昨日你攜着他手同走的女人麼。姿首還生得不錯呢。蕭